

JIEFANGJUNCHUBANSHE

解放军出版社



国际警察破案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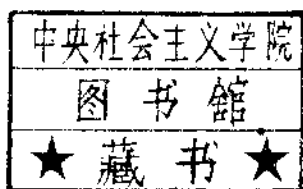
〔美〕彼得·格·李 著
刘 舟 朱泽生 译

74485

国际警察破案记

[美] 彼得·格·李 著

刘 舟 朱泽生 译



200412561

解放军出版社

国际警察破案记

[美]彼得·格·李 著

刘丹 朱泽生 译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昌平沙河建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32开本 6 印张 128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7-5065-0985-7/D·97

定 价: 2.60元

社 编 号 01—0005

内 容 简 介

本书记述了国际警察侦破的形形色色国际刑事犯罪大案。其中有
人口贩卖、拐骗案，毒品走私案，武装抢劫案，诈骗案等12个大案。
实属骇人听闻，情节曲折，扣人心弦。尽管罪犯善于伪装隐蔽，狡诈奸
猾，手法变幻莫测，仍难逃法网。本书同时概括的介绍了国际警察组
织的组织机构，及其在国际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作者文笔活泼，
构思精巧，使纪实与描写浑然一体。译稿语言朴实无华，脉络清楚，
读来引人入胜。是进行法制教育的生动材料。

前 言

国际警察组织的名称在全世界几乎人人皆知，但是很少有人确切知道这个组织是干什么的，或者说它起什么作用。本书讲述了国际警察组织的职能，同时还介绍了由它协助破获的12个案件。

书中的材料是由设在法国圣克卢的国际警察组织总部提供的。刑事案件资料来源于档案材料以及和该组织的许多工作人员的谈话记录。

国际警察组织在配合破案和开发破案新技术方面，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诚恳地希望本书能够增强人们对此重要性的认识。

序 言

国际警察组织创建于1914年4月。经过长达74年之久的历史演变，名称不断更改，组织不断健全，机构不断完善，设备不断更新，侦破手段不断现代化，在同国际犯罪分子的斗争中，正日益发挥着巨大作用。在1956年6月维也纳会议上，各成员国为了适应世界更大范围的合作，制定了新的“委员会”章程，并决定把“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定名为“国际警察组织”。

我国是在1984年9月5日在卢森堡召开的第五十三届全体会议上被接纳为第136个成员国的。会后，总秘书长安德烈·博萨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根据国际警察组织宪章精神，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该组织的成员国。台湾不再被看作是中国在该组织内的代表。”

现在该组织共有146个成员国。其最高机构是每年举行的全体会议和由13名成员国的代表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总部即总秘书处是其常设机构。目前共有来自36个国家的290多名工作人员在此工作，其中有80多位警官。据统计，总秘书处每年协助查询发生在世界各国的案件达5000多起，发布700多份国际通缉令和250份左右被盗物品的国际通报。此外，还向各国国家中心局发送2万多份工作指导报告。与此同时，146个成员国也及时把本国的国际犯罪案件情况和侦破结果向总秘书处报告。于是形成了一个遍布全球的天罗地

网，在打击和防范国际犯罪中发挥着越来越有效的作用。

本书介绍的国际警察所侦破的形形色色的国际刑事犯罪大案，实属骇人听闻，情节曲折，扣人心弦。尽管罪犯善于伪装隐蔽，狡诈奸猾、手法变幻莫测，仍难逃法网。

作者彼得·格·李是美国人，出生于中国。他虽非专业作家，但作品文笔活泼，构思精巧，使纪实与描写浑然一体，读来趣味盎然。译稿语言朴实无华，脉络清楚。通过本书，可使读者更加了解国际警察组织在国际社会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陈少魁

1988.7.1

第 一 章

(一)

大阪国际机场，一个穿戴考究的人，在入境管理处办完手续，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几分钟前他乘新加坡航空公司的SQ632次航班从曼谷来，到达大阪已经7点50分了，飞机晚点十分钟。

他看上去有点焦虑不安，人们原以为那是他的日语讲得不好。入境处的警官曾两次问他在日本停留多久。其实他的日语讲得很漂亮。

护照上写着他是泰国公民，名叫阿南特·邦桑，自称来日本旅游，计划住一个星期。

他很快就通过了海关，值日官只匆匆地检查了一下他唯一的一只提包，他走出机场大楼把提包放在地上。这时，“泛美航空公司”蓝色的行李大标签就露给了那些接送旅客的小汽车面前。

几分钟后，一辆浅绿色的丹桑牌小车开来了。司机朝前倾了一下，凭窗问他是不是阿南特·邦桑。

他点了点头，拎起提包上了车，坐在后排。汽车汇入了开离机场的车群，他靠在后座上拍拍自制的意大利夹克，摸了摸衬衣口袋里鼓起 的信封，里边装着100万日元。他将把

它们在黑市上换成3000美元。因为他是来大阪接头的，所以显得小心翼翼。假如接头一切顺利，就会谈成一笔交易。这笔交易成交后，3000美元就算不了什么了。

* * *

阿南特·邦桑去接头的同一时间，一辆黑色莫瑟兹小车平稳地驶进洛斯特夜总会前的停车场。司机是个朝鲜人，身材高大，名叫朴永万，他是为坐在汽车后排的日本商人今藤稻叶工作的。

今藤稻叶从车镜里和司机交换了一下眼色，“新来的那一组有什么问题吗？”他用富于个性、干脆有力的口吻问道。

“您得和她们说说，有个不听话的，不去干活，别的也跟她学。”

“这么说她们还没有去干活？”

“没有，还呆在房间里。”

今藤稻叶是洛克斯特夜总会的老板。这家夜总会专为其成员及其客人开放，是个秘密俱乐部。非成员想在此过夜，必须在门口付入场费。吃喝费最少为1万日元，对美国游客来说，相当于35美元。

要在夜总会过夜的客人必须选一名女招待作陪伴。女招待的费用为一小时3万日元。客人还得另付5万日元作为与女招待的过夜费，不管是否享用她的服务。

今藤稻叶开办洛克斯特夜总会已三年了，一举成了富翁。她对女招待严加管束，毫不留情。这些女招待都是他从泰国专门招收的。他的妻子新子是夜总会的主管，负责处理和客人的所有经济事务。

今藤稻叶沾沾自喜，因为他的女招待是大阪城里的妙龄女郎。曼谷有一个人给他源源不断地送女招待来，那人叫作

阿南特·邦桑，是一个小恶棍，也是一个花花公子。今藤稻叶付给他4万日元买一个姑娘。他们是在曼谷认识的，当时今藤稻叶去那里找姑娘的来源。

他认为邦桑交货及时，挑选姑娘很有眼力。最重要的是不讨价还价。他知道假如邦桑看到洛克斯特夜总会的经营，就会抬高要价。可邦桑从未到过日本，就今藤稻叶所知，邦桑也没有来日本的打算，这使今藤稻叶十分满意。

有时候，一组姑娘会有个别不听话的。今藤稻叶总是警告邦桑，在上飞机前就把姑娘们调教好。其实如果有个别姑娘反对当妓女的话，他也不慌。他会借此机会，惩一儆百。

夜总会晚上7点开门，凌晨2点关门。实际上大多数人半夜就走了，因为那时允许女招待和客人一起走。今藤稻叶要女招待守到12点，这样他就可以按小时收取桌边的陪同费。

今藤稻叶下了莫瑟兹车，走进夜总会，后面跟着司机朴永万。夜总会里面很宽敞，有意隔成圆形。双雅座紧靠墙壁而设，中间挡着薄布屏风。桌椅面向小舞厅摆得很密，剩余空间为舞池。

夜总会一小时前就开门了，乐队在演奏，几张桌子上已经有了客人，女招待们正陪着他们。

今藤稻叶朝夜总会后边他的办公室走去。朴跟在后边，在门口停下了。今藤稻叶示意他也进去，随后锁上了门。

他坐在桌前，按了一下抽屉旁边的电钮，办公室的后墙滑动了，出现了一个入口。

“把她们都带到这儿来，朴克。”今藤稻叶命令道。

朴克从入口处走进去，他轻快的脚步声顺着铺地毯的楼梯消失了。

今藤稻叶等着扑克回来。他从桌子上的瓷烟盒里挑了一支细长的雪茄，用小金刀截掉烟头后点燃吸着。

楼梯上响起了沙沙的脚步声，五个姑娘走进办公室，后面跟着扑克和今藤稻叶的妻子新子。姑娘们穿着夜总会发的半透明长裙。

姑娘们年轻美貌，邦桑说过，这组姑娘都在22岁以下。如果说他在选这些姑娘时忽略了她们的合作态度，可在外貌上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今藤稻叶审视着她们，想猜出那个是捣乱分子。经验证明，捣乱分子会带坏其余的姑娘的。

他作了自我介绍，然后象往常那样给新来的姑娘作了简短的训话：“欢迎你们来洛克斯特夜总会工作。我想你们从曼谷来时飞行顺利，也不会很累，因为今晚你们就要开始工作。”他用轻松而流利的泰语说着。

姑娘们是那天下午5点30分到大阪的，乘坐的是朝鲜航班KE504号。今藤稻叶的妻子去机场接她们，随后就直接把她们带到了洛克斯特夜总会。从现在起，她们就要住在夜总会的地下室里。

从楼梯口走进两个人，今井国四郎和则尾作赖，他俩是各种犯罪集团的打手，大阪警察局有他们的材料。他俩从去年就开始为今藤稻叶工作了。今藤稻叶让他俩维持秩序，对夜总会里的女招待严密监视，就象闺房的哨兵。他俩走到扑克和新子身旁，静静地站在那里。

今藤稻叶指了指他的妻子，继续对姑娘们说：“你们已经见过我的妻子，她肯定给你们介绍了这里的工作情况。但我还要重复一遍，你们将和夜总会里其他女招待一起工作，每星期工作7天。我们负责提供你们的食宿和衣服，和你们离开曼谷时给你们讲的一样，把洛克斯特夜总会当作你们的

家。

“我们会从你们陪伴的顾客的饮料费里分出一定的比例给你们，还会把你们在外边给客人提供的服务费用的一部分给你们。你们要住的旅馆是我开的，离这儿很近，早上从旅馆里接你们回来。我的妻子负责夜总会的内务和经费开支。”他等着姑娘们说话，但是她们只是望着他，谁也不说话。

“你们伺候一个客人一晚可挣1万日元。每月结一次账，合理地扣除房费、伙食费和服装费。谁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一个可能是那组姑娘中最小的矮瘦姑娘小心翼翼地向前挪了一步，新子给今藤稻叶说这姑娘叫巴玛·娃妮。

巴玛害怕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在曼谷谁也没有告诉我们到夜总会外边去工作，给我介绍的工作只是当招待员呀。”她说着眼哭了起来。

今藤稻叶朝她笑了笑，“过来呀！”他和气地说。

她战战兢兢地向他的桌旁挪了两步。他双手拉住她的一只手，轻轻地摸着说：“你的手和指头真漂亮。”

他停止抚摸，在她的食指附近攥紧了拳头，“太好看了，太好看了，细长的指头。”他说。

他的手突然攥紧了，不让她的手指放开，“啪”的一声那根指头给折断了，骨头从指关节处的皮肤里刺了出来。

她尖叫一声，想从他的手里挣脱。他紧抓住她又不慌不忙地把紧靠食指的中指给折断了。他松开手时，她就象散了架的布娃娃一样倒了下去。

那个朝鲜大汉朴抢前一步托住了她，然后把她轻轻地放在地板上。她缩成一团，躺在地上抽泣着。

今藤稻叶看着其余的姑娘，她们都吓呆了。“你们要明

白，这是工作。”他说，“任何工作要顺利开展，雇主和雇员之间一定要互相了解。”

姑娘们抱成一团，似乎这样可以互相得到力量。眼睛死盯着地板上的那个姑娘。

“我明白，”今藤稻叶继续说，“你们有些人不愿在这儿工作，是不是？”

没有回答。

“那么好吧，给你们看看，我们和雇员的交易是严格的，看看捣乱分子的下场！”他朝朴和其余两人点了点头。

那朝鲜人扁平的大脸上露出了一丝狞笑。他朝地板上的姑娘俯下身去，轻轻拍了一下她的脸，那姑娘滚动了一下，想避过他，但另外两个男人抓住了她的双肩，把她使劲按在地上，

朴猛地把她的上衣前襟撕裂，衣料被撕成两半，只剩下衬衣裤了。她动不了，但使劲地瞪着眼。朴又撕下了她剩下的衬衣裤。

那姑娘这时一丝不挂，而且被那两人牢牢地按在地上。朴停下来看着今藤稻叶。

今藤稻叶点了点头。

那三人当着吓呆了的众人轮奸了那姑娘。随后朴把昏死的姑娘拉起来扔在一张长沙发椅上。

今藤稻叶盯住其他姑娘，慢慢地看过去，然后指着其中的一个。他的妻子新子立即告诉他，那姑娘叫宾间·卡瑟林。

今藤稻叶问道：“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她只能摇头回答，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了。

今藤稻叶朝朴暗示了一下，那朝鲜人抓住那姑娘的后

领，把她猛推到桌子前。那姑娘在他的手里站都站不直了。她呆呆地看着今藤稻叶。

“我猜你可能会捣乱的，”今藤稻叶告诉她。

她摇了摇头。

“你敢肯定吗？”

“是的。”她挣扎着说。

“放开她，”今藤稻叶指示道。“现在，”他继续说，“你们都可以到楼下的住处去了。我的妻子给你们简单地教一下，你们就能开始工作，夜还长着呢。”

当那四个男人离开房子时，巴玛·娃妮仍然昏迷不醒。今藤稻叶朝她翘了翘大拇指，“干掉她。”他命令道。

* * *

大阪城的另一个角落里，阿南特·邦桑正和一个叫作特拉德·伟利的谈得起劲。他正是飞了几乎3000英里路来见的人。特拉德·伟利真名原田寿男。他有许多生意。他们会面的酒吧就叫作伟利酒吧，是以主人的名字命名的。这个绰号是许多美国兵在朝鲜战争时期给起的，美国人走了，但名字还留着。

警察很熟悉伟利。他被逮捕的记录可以追溯到25年前。尽管多次被捕，可是几乎从未定过罪。伟利老谋深算，处事谨慎，他从未坐过牢。多次被捕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可现在他又想铤而走险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观察着今藤稻叶与日俱增的金钱。他知道今藤稻叶的生意并非限于洛克斯特夜总会。伟利不是今藤稻叶的合作人。但他知道今藤稻叶是个日本最大的妓女贩子，知道内情的人甚少，而伟利则是其中之一。来到日本的姑娘经过洛克斯特夜总会筛选后，再送到其他城市。

在每个姑娘身上，今藤稻叶可以捞一大笔钱。伟利通过自己颇费周折的调查，终于发现邦桑是今藤稻叶的卖主。

伟利决定与今藤稻叶竞争。他觉得邦桑是一个热心的合伙人，但这次会面密而不宣，因为今藤稻叶在黑社会中认识人很多，弄得不好会使他俩的合作顷刻瓦解的。

阿南特·邦桑早上9点10分在曼谷送那组姑娘上飞机后，打电话给大阪的今藤稻叶说姑娘们已经上路。今藤稻叶不知道邦桑此后却乘11点20分的新加坡航空公司的班机于两个半小时后也到了大阪。

邦桑和伟利谈妥了，伟利第一次用270万日元买下10个姑娘，这是大阪国际机场的到岸价，付款要用美元，大约9000美元。

他们还达成协议，伟利用同样的价格每月再买10个姑娘。尽管伟利讨价还价说他买的数量大，应享受优惠，但邦桑仍不让价。

邦桑简单说了一下他的购买方式，解释了他刊登在日本大城市夜总会里工作的广告如何吸引了姑娘们，答应付给她们一路上的吃住费用和飞机票，可是闭口不提当妓女的事。当姑娘们最后明白被雇来干什么时已无能为力了。对那些个别坚决反对者，有办法使其顺从。

现在已经成交，邦桑要伟利付他现钱。伟利建议再等一天，但邦桑不肯。伟利只好派人去取钱，同时建议他俩去喝一杯。

邦桑真不该当即要现钱。如果他能再等一天，情形就大不一样了。

派去取钱的人是个受怀疑的鸦片走私商，正是他去机场接的邦桑。他是朝鲜人，叫金桑利。

金不知道他一直在大阪警察的严密监视下，当他爬进绿色丹桑小车启动时，一名侦探驾驶一辆没有标牌的警车跟了上去。

侦探名叫小石登世，他并不是对金和伟利的生意发生了兴趣，然而他发现那个穿戴十分讲究的可能是泰国人的家伙在金走后，仍旧在酒吧里，所以他用汽车上的报话机通知另一个人去截住那个泰国人，查明他的身份。他觉得这里可能有些名堂。

大约一个小时后，阿南特·邦桑带着钱离开了酒吧，一名侦探在街道上拦住他，让他出示身份证。邦桑从容地掏出了护照，侦探摘记下护照内容后，说这是误会表示道歉，便走开了。邦桑便回到他在附近的旅馆里去了。

侦探小石登世把关于邦桑的情况报告给他的中尉，中尉与他交换意见之后，就给东京打电话，电话打到了日本警察厅刑事局犯罪研究统计科，那个繁琐的名称就是国际警察日本中心局。

(二)

众所周知的国际警察组织，常常被描述成由一群面目英俊、目光犀利的人组成的机构。他们在与罪犯作斗争时，每时每刻都冒着生命危险。

把国际警察组织说成是一个庞大的档案馆也毫不过分，它常常被自己的统计数字弄得喘不过气来。

和大多数笼统的说法一样，这两种说法都有其真实性。那里确有一批与罪犯进行着不屈不挠斗争的破案专家。当然也有一些是整天埋头于成堆的文件之中的无名英雄，由于长期

在室内工作而面色苍白。

国际警察组织的名称是有威慑力的。国际警察即国际警察部队，一步可以跨过几大洲，转瞬可以越过几大洋。他们永不疲倦的眼睛昼夜盯着罪犯们。令人信服的是许多案件几乎就是这样侦破的。

国际警察组织的历史始于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几个月。摩洛哥王子阿尔伯特一世发出请柬，在摩洛哥城开会讨论如何更有效地同国际罪犯作斗争。14个国家和地区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把这次大会称为首次国际刑警代表大会。主要议题为统一罪犯引渡法，集中保存罪犯档案，改进身份查证法，以及比较简便迅速的逮捕法。当地报纸对这次会议予以高度评价。

正当与会者设想成立某个可行的组织时，战争爆发了。他们的想法只有等较为和平的时期再议。

1923年9月，另一个会议在维也纳召开了。这次会议被称为第二届国际刑警代表大会，产生了各国警察协同工作的常设机构，被命名为国际刑警委员会，总部设在维也纳。

1938年前，国际刑警委员会一直在发展壮大，有34个成员国。但是就在那一年的3月份，希特勒吞并了奥地利，国际刑警委员会实际上停止了工作，总部迁到柏林，根本谈不上起什么作用了。

1946年，战争结束了。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代表大会，恢复国际刑警组织，17个国家出席会议。制订了新的章程，选举了由5名成员国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总部迁到巴黎。为了有个电报代号，选用了国际警察的缩写Interpol，并于1946年7月22日注册登记。新闻界对此新词十分欢迎，并把这个组织简称为Interpol，即国际警察